

文化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英汉“龙”隐喻研究

孙悦馨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3日

摘要

本文从文化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 探讨英语与汉语中“dragon (龙)”所承载的丰富隐喻意义及其生成的认知与文化因素。研究以三个概念隐喻——“人是龙”(A HUMAN BEING IS A DRAGON)、“具体事物是龙”(A CONCRETE ENTITY IS A DRAGON)、“抽象概念是龙”(AN ABSTRACT OBJECT IS A DRAGON)为分类框架, 系统整理英汉语中与“dragon (龙)”相关的习语表达, 并从文化认知语言学视角加以阐释。研究表明, “dragon (龙)”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隐喻意义体系: 汉语中“龙”多承载权威、卓越与民族认同等积极意涵, 而英语中“dragon”则常与邪恶、凶险、压迫等负面意象相关联。这些差异深受地理环境、文化神话、宗教传统与社会价值观等因素影响。本研究通过系统归类与对比分析, 揭示英汉“龙”隐喻的文化认知理据及其异同, 为跨文化交际、语言教育与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参考。

关键词

文化认知语言学, 文化认知, 文化概念化, 概念隐喻, “Dragon (龙)”隐喻

A Study on “Dragon”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Yuexin Su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pril 3, 2026; accepted: April 30, 2026; published: May 13,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bundant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drag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well as the cognitive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se metaphorical meanings. Based on three conceptual metaphors: “A HUMAN BEING IS A DRAGON”, “A CONCRETE ENTITY IS A DRAGON”, and “AN ABSTRACT OBJECT IS A DRAG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idiomatic expressions related to “drag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results reveal a striking divergence: in Chinese, “dragon” predominantly carries positive connotations including authority, excell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ereas in English, “dragon” is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evil, danger, and oppression. These divergences are shaped by geographical, mythological, religious,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cultural cognitive bases of the two languages and illustrates how cultural factors shap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ltural Cognition, Cultural Conceptualizations, Conceptual Metaphor, Dragon (龙) Metaph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隐喻在人类语言与思维中具有基础性作用。Lakoff 和 Johnson 指出，人类常通过把抽象概念投射到具体、可感知的经验领域来完成认知建构[1]。据此，隐喻不再只是修辞手段，而是重要的思维机制。Kövecses 进一步强调，不同文化拥有各自相对稳定的核心隐喻系统，它们集中体现了群体共享的经验、价值与认知模式[2] [3]。

在众多动物意象中，“龙”具有特殊研究价值。它并非现实生物，而是人类集体想象的产物，因而更能折射不同文化的信仰结构与价值取向。汉语“龙”与英语“dragon”在翻译中常被视为对应词，但其象征内涵并不相同：前者多关联权威、祥瑞、力量与民族认同，后者则常关联邪恶、危险、贪婪与破坏。正如 Gibbs 所言，隐喻深深嵌入特定文化与社会语境[4]。

基于此，本文从文化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以概念隐喻理论、存在巨链理论和文化概念化理论为框架，对英汉“龙/dragon”相关表达进行系统梳理与比较，考察其跨域映射方式及背后的文化认知理据，并为跨文化认知研究提供参考。

2. “Dragon (龙)” 隐喻的研究概况

动物隐喻是概念隐喻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领域。其认知基础在于，人类常借助对动物形态、习性及象征意义的感知经验来理解性格、情感与社会关系等抽象概念。既有研究表明，动物隐喻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具身经验和概念映射机制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深受具体文化传统、历史记忆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兼具跨文化共性与文化特异性[5]-[7]。

关于“龙/dragon”的研究，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考察“龙/dragon”的起源、形象演变及象征差异[8] [9]；二是从跨文化传播与翻译角度讨论“龙/dragon”互译中的文化误读[10] [11]；三是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对“龙”的概念隐喻类型进行归纳[12] [13]。近年的跨学科研究还进一步将“dragon”视为神话动物符号系统中的重要文化意象，强调这类非现实动物形象不仅是文学母题，也承载着文化记

忆与集体认知模式[14]。

与此同时，文化关键词研究和语料库隐喻研究也为“龙/dragon”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相关研究指出，高文化负载词能够集中体现特定语言共同体的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并可借助计算方法加以识别[15]。在方法层面，语料库语言学能为隐喻研究提供更具代表性的真实语言材料，并有助于揭示隐喻在不同语体和语境中的分布特征[16]，相关研究进一步将定性阐释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提高了跨语言隐喻研究的系统性和可验证性[17][18]。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已揭示“龙”与“dragon”在文化象征上的差异，但将二者置于文化认知语言学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跨语言比较的研究仍较少。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映射路径、认知模式及文化理据。

3. 理论框架

为深入分析英汉语中“dragon(龙)”的隐喻意义，本文整合了概念隐喻理论、存在巨链理论以及文化认知语言学理论，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框架。

3.1. 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由 Lakoff 与 Johnson 系统提出。该理论认为，隐喻并非语言装饰，而是人类借助熟悉、具体的源域来理解抽象目标域的基本认知方式[1]。按功能可分为结构性隐喻、方位性隐喻和本体性隐喻。动物隐喻多属本体性隐喻，即把抽象属性附着于具体动物实体，从而把握复杂社会现象与人类特质。

就“dragon(龙)”而言，尽管其并无现实参照，但作为文化建构的“实体”，在英汉使用者心中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属性集合。概念隐喻理论有助于说明不同文化如何选择这些属性并据此建构对人物、事物和抽象概念的理解。

3.2. 存在巨链理论

Lakoff 与 Turner 在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1989)中提出存在巨链理论，用以解释不同存在层级之间的隐喻映射[19]。这一体系大体涵盖无机物、植物、动物、人类及超自然存在等层级。Kövecses 据此概括出“人是动物”等高概括性图式，说明人类常借助动物的本能、外形或象征属性理解自身，同时也会反向赋予动物以社会属性[20]。

“龙”的隐喻尤其具特殊性：中国“龙”兼具动物、神灵与自然法则等多重属性，在存在巨链中位置较高；西方“dragon”则多被固定为怪兽形象。存在层级定位不同，直接影响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映射结果。

3.3. 文化认知与文化概念化

文化认知语言学关注文化如何塑造认知方式与语言表达。文旭指出，文化认知强调文化对思维模式、决策机制及行为方式的系统影响[21]；Sharifian 则认为，语言既是文化认知的存储媒介，也是其代际传递通道[22][23]。

文化概念化是文化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分析维度，包括文化范畴化、文化图式和文化隐喻化[21][24]：

(1) 文化范畴化体现为不同文化对同一事物的分类不同。中国文化通常将“龙”归入神圣、祥瑞与权威范畴；西方文化则常将“dragon”归入危险、邪恶与灾厄范畴。

(2) 文化图式是大脑中基于长期文化经验存储的结构化知识网络。中国人的“龙图式”包含治水、降雨及民族起源等要素；西方人的“dragon图式”则包含喷火、囤积宝藏、被骑士屠杀等叙事逻辑。

(3) 文化隐喻化是文化借助隐喻将群体价值、历史记忆和社会经验具体化的过程。它解释了为何“龙”

在不同文化中会被投射到截然不同的意义系统中。

据此, 本文从“人”“具体事物”和“抽象概念”三个目标域出发, 考察英汉“dragon(龙)”的隐喻映射及其文化认知逻辑。

4. 英汉“Dragon(龙)”隐喻的对比分析

本文语料主要取自成语词典(《汉语成语词典(辞海版)》《中国成语大辞典(新一代·辞海版)》)、英语习语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McGraw-Hill'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Idioms and Phrasal Verbs)及在线词典资源。通过对含“dragon(龙)”词项的习语进行语义梳理与认知归类, 本文从三类核心概念隐喻展开比较分析。

4.1. 英语中“Dragon”隐喻映射分析

英语中“dragon”的形象主要来源于西方神话和基督教传统, 通常被塑造成喷火、凶猛、贪婪的邪恶生物, 因此其隐喻意义总体偏负面。下文据此对相关习语进行分类说明。

4.1.1. 人是龙(A HUMAN BEING IS A DRAGON)

在英语中, “dragon”常被用以隐喻人的负面性格特征。典型案例如下(1)~(5):

- (1) Dragon lady
- (2) Old dragon
- (3) Beard the dragon
- (4) The dragon
- (5) A dragon of virtue

这些表达表明, 英语“dragon”在人物隐喻中主要投射威胁、强势与道德压迫等负面特征。例(1)“dragon lady”常指专横强势、令人畏惧的女性; 例(2)“old dragon”指脾气乖戾、难以相处的人。二者都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以龙的凶猛、压迫性评价人物的认知图式。

例(3)“beard the dragon”中的“dragon”指强大且令人生畏的对象, 反映出“强敌是龙”的认知模式, 并延续了西方英雄挑战巨龙的叙事原型。例(4)“the dragon”源自《圣经·启示录》, 以龙象征撒旦, 奠定了其邪恶化身的文化原型。例(5)“a dragon of virtue”则以反讽方式指严苛而令人畏惧的“道德卫士”, 显示“dragon”在英语中已成为强烈负面人格评价的稳定来源。

4.1.2. 具体事物是龙(A CONCRETE ENTITY IS A DRAGON)

英语中, “dragon”也可映射为非人类具体实体:

- (6) Dragon
- (7) Snapdragon
- (8) Dragonfly
- (9) Dragon's teeth

这些例证显示, 英语中“dragon”的具体事物命名主要依赖形态和功能类比。例(6)以“dragon”命名喷火武器, 体现“杀伤性武器是龙”的隐喻; 例(7)“snapdragon”借花朵张合形似龙口而得名, 属于基于外形的映射。例(8)“dragonfly”因飞行姿态迅疾而与传说中龙的矫健形象相关联; 例(9)“dragon's teeth”借龙牙的锋利坚硬指称防坦克障碍物。总体看, 英语中“dragon”的实体命名多由视觉或功能特征驱动。

4.1.3. 抽象概念是龙(AN ABSTRACT OBJECT IS A DRAGON)

英语中，“dragon”在少数习语中被用于表达抽象概念，主要涉及挑战、危险与障碍等：

(10) Chase the dragon

(11) Slay the dragon

(12) Here be dragons

此类表达将“dragon”与风险、欲望和挑战等抽象概念相联系。例(10)“chase the dragon”把危险而难以企及的对象比作龙，体现“危险欲望是龙”的隐喻；例(11)“slay the dragon”则以“屠龙”隐喻克服重大挑战或消除核心威胁，延续了英雄斩龙的神话原型。

例(12)“here be dragons”源自中世纪地图边缘对未知海域的标注，原指代未知的危险地带，在现代英语中引申为充满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的领域，体现了“未知危险的领域是龙出没之处”的概念隐喻。该表达以龙的神秘、威胁形象建构人类对未知空间的认知框架，深刻印证了西方文化中“dragon”与恐惧、不确定性之间的稳固隐喻关联。

4.2. 汉语中“龙”隐喻映射分析

4.2.1. 人是龙(A HUMAN BEING IS A DRAGON)

汉语中“龙”最常见的隐喻映射指向人的卓越成就、高贵身份与理想人格。

(13) 真龙天子

(14) 望子成龙

(15) 人中龙凤

(16) 卧龙

(17) 龙子龙孙

(18) 龙马精神

从这些例证可见，汉语“龙”的人物隐喻以积极意义为主。例(13)“真龙天子”借“龙”的神圣性凸显统治者的尊崇地位；例(14)“望子成龙”将“龙”隐喻为理想成就与社会成功，体现中国文化中对“成才”的高度重视。例(15)“人中龙凤”以“龙”“凤”共同指代杰出人才；例(16)“卧龙”则强调卓越才能的潜伏状态，体现汉语文化对潜能与才德的肯定。例(17)“龙子龙孙”突出高贵血统的延续；例(18)“龙马精神”则将“龙”与活力、奋发和昂扬精神联系起来。与英语相比，汉语“龙”的人物隐喻明显以正面价值为核心。

4.2.2. 具体事物是龙(A CONCRETE ENTITY IS A DRAGON)

汉语中“龙”也可映射至非人类的具体实体，包括礼制器物、地理形态及文化载体等。

(19) 龙袍

(20) 龙椅

(21) 龙舟

(22) 龙脉

上述例证展示了“龙”在具体实体命名中的多元隐喻路径，各展现出不同的认知映射逻辑。例(19)(20)中，“龙”被系统性地映射于礼制器物之上，“龙袍”的龙纹图案与“龙椅”的造型装饰均以“龙”的神圣形象为核心，彰显“最高权力的象征物是龙的化身”这一文化隐喻；这类表达与“真龙天子”等人物隐

喻相互呼应,反映了“龙”在历史文化中的重要象征功能。

例(21)“龙舟”将“龙”的形象延伸至端午节庆仪式器物,船只以龙首为装饰,以集体协作的划桨动作模拟龙的游动姿态,体现了“龙”在民俗文化中的集体仪式象征意义。这一隐喻不仅涉及视觉形态的类比,更将“龙”所代表的力量与吉祥意涵融入节庆活动,折射出汉语文化中以“龙”建构集体文化记忆的深层机制。例(22)“龙脉”通过“龙”的蜿蜒形态与山川走势的视觉类比,应用于风水地理概念,表达地理灵气流动的路径,折射出汉语中以动物意象建构空间概念的文化认知倾向。

4.2.3. 抽象概念是龙(AN ABSTRACT OBJECT IS A DRAGON)

汉语中“龙”的隐喻映射在抽象概念域同样十分丰富,涉及价值判断、社会气象、竞争态势、叙事逻辑与命运转变等多个维度。

- (23) 龙腾虎跃
- (24) 龙争虎斗
- (25) 来龙去脉
- (26) 画龙点睛
- (27) 鱼跃龙门

上述例证呈现了“龙”作为抽象概念隐喻源域的多元认知路径。例(23)“龙腾虎跃”以“龙”腾飞之势隐喻整体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气象,“龙”在此不指代具体个体,而象征一种积极向上的集体能量与时代精神,呈现出“繁荣景象是龙的腾飞”的社会文化隐喻逻辑。

例(24)“龙争虎斗”以“龙”与“虎”两种强大力量的对抗,隐喻势均力敌的激烈竞争态势,“龙”象征竞争一方的强大实力,体现了“强大势力是龙”的本体隐喻机制,折射出汉语文化对激烈竞争场景的典型认知框架。例(25)“来龙去脉”以“龙脉”的蜿蜒走势隐喻事件发展的完整始末与内在逻辑脉络,“龙脉”的连贯性与方向性被映射至叙事逻辑层面,构建出“叙事脉络是龙脉的走向”这一结构性隐喻,彰显了汉语中以地理与自然意象来建构抽象逻辑概念的认知传统。

例(26)“画龙点睛”将“龙”的神髓与艺术创作或表达的核心灵感相关联,以“点睛之笔使龙腾飞”的神话叙事隐喻在整体表达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体现了汉语中“龙”在审美与创造力认知领域的高度象征价值。例(27)“鱼跃龙门”以鲤鱼越过龙门化龙的神话意象,隐喻通过不懈努力实现身份转变与命运跨越的过程,“龙门”既是具体的地理意象,又是抽象成功门槛的象征;该表达在科举文化的历史背景下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当代语境中仍广泛用于教育晋升、职业发展等话语领域,体现了该隐喻超越时代的文化生命力。

4.3. 小结

本章对比分析了英汉语言中“dragon(龙)”隐喻在不同概念域中的表达差异与认知特征。英语中“dragon”的隐喻体系以负面意义为主导,而汉语中“龙”的隐喻体系则以正面意义为核心。这一深刻差异根植于两种文化各自的神话传统、宗教信仰与社会价值观之中,有力地说明了文化图式对隐喻意义生成与分布的深层塑造作用。

5. 英汉“Dragon(龙)”隐喻相似性与差异性成因分析

文旭指出,“不同文化基于其历史背景、哲学体系及社会实践,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隐喻体系,这些隐喻深刻塑造了人们对人生、时间、情感、社会秩序等核心概念的认知和表达方式”[24]。基于文化概念化及文化认知的理论视角,本文通过比较英汉“dragon(龙)”隐喻,深入探讨文化神话、历史制度与宗教

信仰等因素如何从深层制约和塑造隐喻意义的形成与分布。

5.1. 相似性成因分析

尽管英汉“龙”隐喻存在显著差异，但两种语言在部分隐喻建构上仍呈现出一定的共性。首先，两种文化均以“龙”象征超越常规的极致力量。从认知普遍性来看，“龙”作为人类集体想象所构建的超自然存在，其核心属性——巨大、神秘、不可驯服——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想象中普遍存在。英语“beard the dragon”和汉语“降龙伏虎”都将“龙”置于力量图谱的顶端，构建出“极致力量是龙”这一跨文化共享的隐喻认知基础。这一共性正是 Kövecses 所揭示的“隐喻普遍性”在超自然意象领域的具体体现——当人类需要言说超越日常经验的巨大力量时，往往借助文化中最具震撼力的神话形象进行概念化[2]。其次，两种文化均可以“龙”比喻非凡的个体特质——汉语“人中龙凤”与英语“a real dragon”均体现了“龙”与卓越、超常的认知关联。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看，上述相似性源于人类以具身经验为基础对世界进行分类的共同认知机制。“龙”作为人类文化中高度凸显的超自然意象，其强大、神秘的基本特征在不同文化中均可成为隐喻映射的认知基础，形成跨文化的概念共识。

5.2. 差异性成因分析

5.2.1. 神话与文化形象因素

英汉“龙”隐喻的根本性差异，首先源于两种文化中“龙”的神话形象迥异。在西方神话传统中，dragon 通常被描绘为喷火、破坏、贪婪的怪兽，是英雄主义叙事中必须被征服的邪恶对立面。从古希腊神话中的拉冬(Ladon)到中世纪骑士传说，再到《贝奥武夫》等文学作品，西方文化始终将“dragon”塑造为危险、邪恶与混乱的象征，这一文化原型为英语隐喻体系提供了稳定的负面认知基础。

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是融汇了多种神兽特征的复合神灵形象，集权威、智慧、祥瑞与保护功能于一体。《说文解字》将龙定义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深刻揭示了其兼具阴阳、变幻莫测的神圣属性。这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原型，从根本上决定了“龙”在英汉隐喻中的意义走向。

5.2.2. 历史与社会制度因素

汉语“龙”隐喻体系中大量与权威相关的表达，反映了“龙”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特殊地位。“真龙天子”“龙袍”“龙椅”等表达，均植根于“龙”作为尊崇身份与权威意涵象征的长期传统。自秦汉以来，“龙”不断进入礼制、器物和身份表征之中，在长期历史演变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通过成语、习语等固定表达形式延续至今。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中并不存在以“dragon”作为王权象征的制度性文化传统。在西方政治话语中，“dragon”更多出现于文学与宗教叙事之中，而非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语境，因而其隐喻意义缺乏汉语“龙”那种系统性的正面制度积淀。

5.2.3. 宗教信仰因素

宗教信仰是造成英汉“龙”隐喻差异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基督教传统中，《圣经·启示录》中明确将“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与“大红龙”(the great red dragon)相关联，奠定了“dragon”在西方宗教文化中的邪恶象征地位。这一宗教意象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对“dragon”的整体认知框架，使其与罪恶、诱惑、末日审判等神学概念形成稳固的隐喻联结。

而在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中，“龙”兼具道教神祇、佛教护法与民间祭祀对象等多重宗教功能，始终被视为福泽人间的神圣存在。“龙王”信仰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与农业生产、水利灌溉、风调雨顺密切

相关,体现了“龙”在民间信仰中作为人类保护者的积极定位。这种宗教功能的根本差异,进一步强化了英汉“龙”隐喻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歧。

6. 总结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英语与汉语在“dragon (龙)”隐喻运用中的显著文化差异与认知特征。英语中“dragon”的隐喻体系以负面意义为主导,多关联邪恶、危险、贪婪与挑战,这与西方神话和基督教传统中“dragon”作为邪恶对立形象的文化原型密切相关;而汉语中“龙”的隐喻体系则以正面意义为核心,广泛涵盖权威、卓越、祥瑞与民族精神等维度,其意义积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民间信仰与道德伦理体系之中。

尽管如此,英汉“龙”隐喻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基础:两种文化均将“龙”与超凡力量相关联,并可借以指代非凡的个体,这一共性植根于人类以超自然意象把握极致力量的普遍认知倾向。这种共性与差异并存的格局,有力地印证了文化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论断——隐喻意义的生成既依托于人类具身认知的普遍基础,又深刻嵌入于特定文化的概念化体系之中,二者缺一不可。

本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本文将“龙/dragon”视为一种高度文化负载的神话符号和文化概念化载体,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其隐喻意义背后的文化认知机制。其二,本文从“人”“具体事物”和“抽象概念”三个目标域对英汉“龙/dragon”隐喻进行了系统梳理,为相关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较清晰的分析路径,也为后续结合语料库方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

然而,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性,即语料的收集主要依赖成语词典与习语词典,对于网络语料与文学文本中“龙”隐喻的动态演变关注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龙”隐喻在不同语体与历时维度上的分布规律展开实证研究,以期文化认知语言学与跨文化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证基础。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Kövecses, Z. (2005) *Metaphor in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4408>
- [3] Kövecses, Z. (2010)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Gibbs, R.W. (1994)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 廖光蓉. 英汉文化动物词对比[J]. 外国语, 2000(5): 17-26.
- [6] 项成东, 王茂. 英汉动物隐喻的跨文化研究[J]. 现代外语, 2009, 32(3): 239-247, 328.
- [7] 彭文琪, 段惠琼. 概念隐喻视角下的中西动物词语文化内涵比较[J]. 语言学, 2022, 4(1): 120-133.
- [8] 何新. 龙: 神话与真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9] 马武林, 陈竹, 周雨.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龙/Dragon”隐喻对比研究[J]. 长春大学学报, 2020, 30(11): 38-44.
- [10] 关世杰. 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中“龙”与“dragon”的互译问题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系[J]. 对外大传播, 2007(10): 32-34.
- [11] 冯晓坛. 误读与破局: 跨文化传播中的“龙文化”分析[J].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6): 1573-1578.
- [12] Wen, X. and Chen, C. (2021) 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s of *Loong*(龙) in Chinese Idioms.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 563-589. <https://doi.org/10.1075/rci.00095.wen>
- [13] Wen, X. and Chen, C. (2024) What Does *Loong* (龙) Mean to the Chinese People? A 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Lege Artis. Language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IX, 121-138. <https://doi.org/10.34135/lartis.24.9.1.07>
- [14] Zengiaro, N. and Jaramillo, T.J. (2025) Mythology and Zoosemiotics: Exploring Snake Narratives in Greek, Aztec, and Amazonian Cultures. *Biosemitotics*, 18, 469-483. <https://doi.org/10.1007/s12304-025-09598-x>

-
- [15] Lim, Z.W., Stuart, H., De Deyne, S., Regier, T., Vylomova, E., Cohn, T., et al. (2024)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Cultural Keywords across Languages. *Cognitive Science*, **48**, e13402. <https://doi.org/10.1111/cogs.13402>
- [16] Semino, E. (2017) Corpus Linguistics and Metaphor. In: Dancygier, B.,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63-476. <https://doi.org/10.1017/9781316339732.029>
- [17] Wu, S. and Liu, D. (2023) Exploring Metaphorical Conceptualizations of ENV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 Multifactorial Corpus Analysi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7**, e1. <https://doi.org/10.1017/langcog.2023.56>
- [18] Krawczak, K. (2025) Corpus Evidence for Lexical and Genre Effects in the Metaph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Negative Self-Evaluative Emotions: The Case of Shame and Embarrassment.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7**, e23. <https://doi.org/10.1017/langcog.2024.57>
- [19] Lakoff, G. and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0986.001.0001>
- [20] Kövecses, Z.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1] 文旭. 文化认知语言学初探[J]. 外国语文, 2024, 40(5): 1-16.
- [22] Sharifian, F. (2003) On 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s.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3**, 187-207. <https://doi.org/10.1163/156853703322336625>
- [23] Sharifian, F. (2017) *Cultural Linguistics: 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s and Languag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clscc.8>
- [24] 文旭. 文化认知语言学再探[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5(3): 1-10.